

水神诞生

马桑其实是个过路的草原盐商。马桑与骆驼队失散后迷失了方向，在戈壁上走了三天三夜，差点饥渴而死。后来远处出现了这条灰白的土路，这群隐约浮现的泥坯房子。异乡的太阳朝他头顶上俯冲下来，在地面投下陌生的阴影，马桑不知道这条路就是第61号公路。马桑不知道他已经来到百年大旱的磨盘庄地区了。这儿离他的草原故乡已经远隔千里。马桑满面污垢，皮袍如同死兽发出异样的腥臭味。作为草原人的明显特征是他腰上系挂的一只铜水瓢。他看见土路盘缠而去，路旁种植了稀稀落落的莜麦，异乡的男人女人脸色像枯叶一样焦黄，他们一边锄地一边嘶哑地唱歌。马桑听见的奇怪的歌声其实就是祈水之歌。它已经在磨盘庄地区流传了几个世纪了。歌中反复颂唱一名叫高佬的寻水英雄。马桑起初并不知道高佬是被人供奉的水神，而他一出现在第61号公路上就与水神高佬发生联系。莜麦地里的人们都圆睁眼睛凝视他，祈水之歌此起彼伏地响起来。马桑开始被认作水神高佬的儿子了。小酒馆的白木房子笨拙地堆在七公里处。七公里处是一个三岔路口。你去磨盘庄村里必须经过这里。马桑朝那面灰黄破烂的酒旗走过去。他看见一个白发老人倚在窗前，双手插进肥大的裤裆，无聊地玩弄着什么。老人的额角上刻着一个神秘的刀印，熠熠发亮。马桑隔着窗子把铜水瓢递进去说：“请给我一瓢水。我要渴死了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老人的耳朵震颤了一下，他把铜水瓢扔在地上，一把抓住了马桑的手，“你把脸贴着我，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。”“我是谁？我是马桑。我跟驮盐的骆驼队失散了。”“你是高佬的儿子。你又出现了，你每年都要经过这里。”马桑这才看清老人的双眼，飘浮着一层厚厚的阴翳。老人是个瞎子。他举着一只陶钵敬给马桑，他说：“高佬的儿子，你身上的水味真好闻。你喝下这酒再上路吧。”“我是过路客，我不想喝酒。我要渴死了，你给我一瓢水吧。”“你不知道磨盘庄人家没有贮水吗？你还是去接受你父亲的恩惠，到高佬井去。你喝水就该上路了。别再停留。”马桑至此发现自己陷入了谬误。这里离他的草原故乡已经远隔千里了。他疲惫万分，倚在小酒馆窗下，想起他的草原上清甜甘冽的水流。马桑相信自己被一条命运的暗线拴住了，他也许无法挣脱。你从各个方面望去高佬井都像关着好多历史小鸟的树巢，那座破木房在山梁上孤独地歌唱。你口渴难忍的时候就朝那里走，你要祈祷：高佬请给我水请给我水。老木桶从水上浮起来，那是水神高佬的手，你要拉住它，然后你就得到了，那是富含铁质的泛散腥味的高佬井水。

马桑很害怕磨盘庄人的枯黄色目光。马桑其实是个过路的草原盐商。他还不清楚高佬的儿子意味着某种神秘走向。马桑夜宿在荒凉的莜麦地里。每天清晨鸡啼三遍时醒来。醒来看见有三个女人头顶瓦罐在远远的山梁上蠕行。天天如此。自从高佬挖出那口井后井水总是八寸深，只够三个女人去汲水。马桑却在傍晚走上山坡，去高佬井喝水。马桑站在破木房里凝视高佬留下的八寸井水。他的脸倒映在水面上，显得模糊而又陌生。他的头顶上悬挂着高佬当年挖井用的棕绳、铁锹，散发着陈旧的植物气味。马桑迷惘地抚摩着它们。他记得那捆绳子盘缠为某种复杂的花形，绳子一端自由垂落在空气中长着霉苔。奇怪的是那绳子总是在摇晃，而天顶下聚集的一群牛蝇不停地栖落又飞离，嗡嗡喧响。他渐渐看清了那绳头上凝结的一滴小水珠，水珠迟迟不落，毫无疑问，牛蝇是在吸吮那颗小水珠。

那都是高佬留下的水滴，滴了这么多年，如今降临到草原盐商马桑的头顶。马桑相信那颗水滴是命运的昭示。通过水滴他接近了神秘的水神高佬。许多人描述高佬是一个赤黄皮肤鹰目鱼鼻的中年汉子。许多人都说马桑和高佬长得一模一样。马桑浑身燥热，他觉得草原丰盈的水分已经从他体内全部飞去，随之飞去的还有属于草原的灵魂。马桑忽然觉得他一生下来就在这片大旱地里居住生活，他快要将故乡遗忘了。有一个问题开始纠缠马桑：高佬的儿子是谁？他活着还是死了？据说高佬有杂草般丛生的儿女，高佬的儿子们都长着黄褐色的终日迷醉的脸，他们无一例外地逃避了父亲的道路，没黑没白的缩在母亲蓝娘膝下吸吮她的源源不尽的奶汁。他们长大以后情欲旺盛，在磨盘庄的草垛上不知干了多少黄花闺女。磨盘庄的村民们对于水神的后代充满了悲哀，他们无法唤醒水神的后代。据说酒馆的瞎眼老人到三

百里外的地方请来云游的巫师。巫师说：水以火生，你们的火呢？磨盘庄的百年大火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。火势来自村口的陈年大草垛，后来蔓延成了一圈花环形状。那种火焰蓝而又紫，紫而又红，整整燃烧了一天一夜。你听说后来从草灰堆里浮出八具芬芳焦黄的男性骸骨，他们都是高佬的儿子，他们应运而死应运而生。只有高佬的小儿子赤虎逃走了，从此不知去向。马桑无法卜知赤虎的吉凶。他想赤虎既然逃离了那场大火也就逃离了磨盘庄的神秘法规。自由的灵魂都是相似的，马桑想自己也许真的是高佬的儿子。也许他真的要寻找父亲，那个永恒的水神高佬。但是他站在荒凉的莜麦地里极目四望，只听见燥热的阳光晒干草叶和莜麦穗子的细微声音，牛车伫立在泥坯房子的屋檐下，旷野蒸腾着朦胧的尘雾。这段历史如同土地一样被干旱挤压得沉重如铁，我们的水神父亲，他走到哪里去了？你走上61号公路就有可能遇见高佬。高佬成为水神以后就从磨盘庄地方消失了。你走上61号公路就有可能看见土路上嵌着一种非牛非人的脚印，铺在你的前面。辨别那种脚印靠的是干渴的眼睛。你还将听见空气中浮来隐隐的狗吠声。只要你走上61号公路，高佬就在你的前面走。

路边的山民说：“高佬去找水，你去干什么？”你应该这样回答：“我去找高佬。”

是否有人记得一百年前那场雨？高佬就是在那场雨后离开磨盘庄的。时值秋夜，高佬突然被惊醒，他听到悠远的雷声仿佛金钟敲响，震落屋顶的尘土。他从蓝娘和孩子堆里爬起来，捂着耳朵喊，“什么声音？谁在敲钟？”有谁在敲钟呢？蓝娘抱住高佬的腰说，“那是打雷，老天，是要下雨啊？”高佬就是这样光着身子跑出屋的，他站在土坡上发现磨盘庄的天空悠然倾颓，转眼间成为一条巨蟒黑河，风狂乱地掀起房顶茅草，雨水箭矢一样倾注而下。高佬的黑狗狂吠着，向天吐出猩红干裂的舌头。高佬在雨中抚摩狗说：“狗，狗，你看雨来了，雨终于来了。”高佬听见蓝娘倚着窗户嘤嘤哭泣，他又挥舞拳头对她喊，“女人，别怕呀，你看雨来了，雨来了呀。”下了七分钟的雨。七分钟里高佬一直裸身站在高高的土坡上。他看见磨盘庄里升腾起一片美丽的黄烟，黄烟下人头攒动，哭声四来。他们捧着锅碗瓢盆跪在地上，收下这场雨水。高佬分辨不出哭声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，是人类的还是自然界的。雨下了七分钟之久，坡下的黄烟渐渐散尽，绵亘的黄土爆发出嗤嗤的呼吸声，高佬半辈子第一次听到黄土的呼吸声。他摠住黑狗和狗一起趴伏在地上听着那声音。等到他抬起头就看见了磨盘庄雨后的画面：八百名乡亲手捧各种瓦制容器向老榆树聚集，那是村里唯一的树木，已经枯死好多年。八百名乡亲凝望枯树水珠缓缓滴落进他们的瓦罐，肃然无声。高佬看着枯树滴水滴了七分钟，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守雨的人群凝望天空复归蔚蓝，他们裸露的皮肤在雨后发生了变化，仿佛萤虫闪烁着微光。雨过去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高佬就是在这时候失声痛哭的。他抱着黑狗哭时磨盘庄已经平静了，只有他的女人蓝娘看见了高佬这一夜的悲伤。高佬哭着走到他挖了两年的空井旁边。蓝娘和黑狗跟着他围住了空井。空井不再是空井，井中升起了八寸之水。高佬一边哭一边把头探进井洞，他说，“这是井水吗？女人，你把辘轳摇起来，你把井绳给我，我要下去。”“你怎么啦？你下井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要下井去。”

“雨一下你就疯傻了，你下井干什么呀？”“我要在水里泡一泡，我从生下来就没有洗过澡。女人，你送我下井吧。”蓝娘摇着头守护着辘轳，但被高佬一把推开了。高佬喘着粗气将井绳拴上手腕，高佬双目发蓝，举起双臂，像一个大鸟飞进井中。八寸井水溅起清凉的水花，上涨后浮起了高佬的身体，高佬在井中浑身颤动，发出梦呓的声音，他的脸被水光笼罩后变得晶莹透明。

雨夜已经彻底过去，黎明呈现稀有的淡金属色降临村庄。蓝娘一夜未睡，她手持辘轳把子屏息谛听井里的动静。高佬在井底蜷缩成一名宁静的婴儿，仿佛去到了别的世界。“高佬，你醒醒，你别睡在井里。”

“我没睡。我在听水神对我说话。他让我上路了。”“到哪里去？”“去找水。我马上就要上路了。”

“水神什么样子？你看见他了？”

“我看见水神了。水神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水神对我说，只要我上了找水的路，我也是水神。”

蓝娘终于摇动辘轳把水神高佬吊上了井。雨夜已经彻底过去，这是第一个早晨，有三个女人头顶瓦罐来空井汲水，而高佬要出门上路了。你如果从南方河流漫漫的地方来，你将找不到水。你如果喝过许多水，你将无法接近我们的水神高佬。马桑，你想像了高佬找水走过的那条路。那时候不存在61号公路，高佬的草鞋踩着黄土小径有如云游仙人，他走出了山猪苍黄的视野，他是一个黑点在磨盘山区的历史里横向移动，寻找逃亡缺口。那时候不存在61号公路，沿途没有一棵刺槐树，高佬的好嗓子创作了不少歌谣在山谷里散播新树叶的气息。居住在坡地下的山民听见了高佬的歌声，歌声总是在清晨和傍晚回旋，他们都爱上了那个唱歌的男人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就是磨盘庄的水神高佬。放牛的孩子站在牛背上看见一个男人带着一条狗在四面八方出现，然后在四面八方淡淡消失。日复一日，放牛的孩子不会知道有一条土路已经被他们踩出来了，那就是后来诞生的61号公路。61号公路是独立于地图外的特别交通线，你如果认为它从磨盘庄通往伤心岭那就错了，你如果认为它是一条被废弃的山间公路那就错了。61号公路是环形的周而复始的，61号公路虽然被伤心岭拦腰斩断，但它是环形的周而复始的。你走上61号公路注定失去目的地。

你走在这里怀念水神高佬。你其实没有把伤心岭当成目的地。高佬在伤心岭迷途的传说终究是传说，这么多年了，高佬和黑狗的足迹肯定越过了伤心岭。你走在这里就像走在许多年前那场夜雨中。你寻找高佬，就必须求助于这条61号公路。高佬的后代们从来不上61号公路。据说这是蓝娘去世前的遗嘱，她说，“别上那条路，那不是路，走上去就回不到磨盘庄来了。”蓝娘去世时眺望着坡下的61号公路，她坐在高佬井边，儿孙们淘干了高佬井的八寸之水，高举瓦罐给蓝娘沐浴送行。当水柱流经蓝娘紫色皴裂的脸部，儿孙们发现蓝娘紧闭住嘴唇拒绝井水的滋润。蓝娘不要水给她送行，她的明亮的眼睛至死关注着61号公路的动静，她最后告诉儿孙们，“高佬找到水了，高佬在水里淹死了。”

但是磨盘庄的人们疏忽了蓝娘归天前的谶语。他们都相信高佬还在61号公路上留下非牛非人的脚印。有消息从公路两端传到你的耳朵：你在日落前走上61号公路就有可能看见土路上嵌着一种非牛非人的脚印，铺在你的前面，你还将听见暮色中传来高佬那条黑狗的吠声。只要你走上61号公路，高佬就在你的前面走。这天日落前马桑第一次看见飞鸟掠过公路上空，那是一只羽毛发黑体态灵巧的山雀，它急急冲向路边破败的茅棚，衔起一根茅草栖落了。他突然想起61号公路的飞鸟是渴死者的灵魂，低空飞行沿着61号公路找水。这也是磨盘庄酒店的瞎老汉告诉他的。他看见那只飞鸟想起蓝娘的谶言，高佬找到水了？高佬在水里淹死了？你想想那只古怪的飞鸟会不会就是水神高佬呢？公路边每隔五里就有一座破败的茅棚。那些茅棚都是蓝娘当年筑路时盖好的。蓝娘不拆茅棚就是给高佬准备的。从高佬的最后一个儿子出世后，蓝娘夜里就关门闭户不再等待高佬了。她给高佬筑了61号公路，花费十年时间。马桑猜想蓝娘这项工程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放逐了高佬，高佬去找水，他将永不回归。蓝娘领着八个孩子去送高佬。他们是沿着山坡慢慢降落到磨盘庄村口的。蓝娘的怀里爬着婴儿吮吸她的苦奶汁，蓝娘一边摩挲着枯萎的乳房一边对高佬说：

“又有了，你找到水回来就见到了。”

“是个男孩，我早知道了。”

“你别踢狗鼻子了，你老是踢它的鼻子。你找到水回来别扔了那条狗知道吗？”“肯定是个男孩吧，夏天要是我还没回来你就给他取名字，叫赤虎。”“你走了夜里不睡，反正也睡不着了，夜里我修路，我想修一条路你知道吧？”蓝娘把婴儿拖到背上去，她扶着高佬的双腿蹲

下去，在高佬站定的双脚前方画了一条横线。蓝娘说：“就从这儿开始修一条路，你现在走吧。我就跟着狗粪和脚印朝前修路。”所以磨盘庄人说61号公路是诞生在高佬脚下蓝娘手上的。蓝娘领着八个孩子去修路。她是个身材高挑力大无比的瘦女人，她用的全是高佬留下的重型农具，背上一只山南出产的大柳条筐，柳条筐里装着不会走路的婴孩和干粮。就是这样，蓝娘沿着高佬的足迹逶迤而行。她修的路有规则地游蛇般往前伸展，描绘高佬流失的生命线。高佬的生命线始终攥在蓝娘手里，所以磨盘庄人又说蓝娘一死61号公路就消失了。你再也无法帮助水神高佬，你再也不知道高佬现在的踪迹。磨盘庄人又说是蓝娘最早发现高佬的找水路线呈现环形。蓝娘在深夜挑灯修路时总是听见高佬的歌声远远环绕她的马灯运行，蓝娘总是对八个孩子说他快走回来了，他离我们有四十里地，走一夜就回来了。蓝娘不知道高佬走到了伤心岭下就迷路了，高佬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所以磨盘庄人也跟着蓝娘说，高佬快走回来了，他离我们有四十里地，走一夜就回来了。你要是在磨盘庄住上十天，你会发现所有关于高佬和蓝娘的故事都含有一种不确定性。但是你得记住蓝娘确实是故去了，蓝娘是高佬的女人，她每时每刻对高佬的感应都具有真实意义。她临终前的谶言被小儿子赤虎记在一张黄表纸上，赤虎也不识字，他其实是用草灰蘸水画了张图。赤虎是个聪慧惊人的孩子，他从来没见过水神父亲，但他画的高佬淹死在水里的形象异常逼真，动人心魄。

高佬找到水了高佬在大水里淹死了

马桑，你沿着61号公路走下去就会走到伤心岭下。总有这样的时刻，你的眼前忽然升起伤心岭美丽的紫色山体，这样的时刻对你非常重要。你没有思想准备。你一直以为伤心岭是某座峭壁某座山峰。但是伤心岭在九月夕光里以静默涌进视线时，你发现它只是无数赭红色的土丘的组合，制高点顶多高出公路一百米左右。伤心岭的形状千奇百怪，土丘与土丘之间徘徊着蘑菇云雾障，传说中的紫色实际上就是雾障的效果。你怎么能想到旱区的空气里会出现雾障呢？你站在61号公路消失的龙头上脱下沉重的皮袍，环顾四周。你觉得61号公路对你已经失去了意义。伤心岭的出现是你的结局。伤心岭迷宫般的布局是水的神话。你走过61号公路总归要走入这个神话。就是这样，马桑听见高佬寻水的歌声在伤心岭里隐隐盘桓。马桑疲惫的身体被唤醒，他朝伤心岭走去。马桑，蘑菇云的雾障从赭红的泥土深处浮出来环绕着你，你已经走进去了。你跟随高佬的歌声来到伤心岭，高佬的故事至此沉淀为一块重金属佩戴在你的帆布行囊上，而你自己也贴近了故事的核心，从此也成为水的神话的创造者。

在伤心岭的腹地，世界呈现了虚幻的紫色，你必将迷途。你迷途不归的时候可以在雾障下看见一大片明亮的水洼。就是这样你重新看见了水。水就在雾障下面闪烁绿玻璃的色彩，刺伤你的眼睛。你看见水的时候同时看见了水神高佬的死亡：一个赤黄皮肤、鹰目鱼鼻的中年汉子在水中永恒地沉陷，他裸着全身张开双臂在水中永恒地沉陷，他回过头微笑着凝望一条黑狗永恒地沉陷。你从他的眼睛里还看见了一个神话开始另一个神话结束的辉煌瞬间，那个瞬间对你也是永恒的。就是这样你听见高佬的歌声消失了，磨盘庄人对你讲的故事也结束了。一切都像蓝娘的谶言所说：高佬死了，高佬在水里淹死了。人们说找水的英雄一个个都上路了，但是水神的踪迹依然深藏不见。水神高佬如果走出我们百年找水的历史，新的水神必将出现。新的水神必将诞生于火中。

马桑站在第61号公路的刺槐树下整理行囊。路边收割了的莜麦地空空荡荡，原野无人，落日枯燥地跌在泥坯房上空。马桑其实是在环形公路上走了一圈，但他什么也不记得了，他只是闻见自己的皮袍上有了水的气味，他被这种气味深深迷惑了。在九十公里处同样出现了瞎眼老人的小酒馆。马桑从另一个方向走近油腻的酒馆窗口。瞎老人额上的刀印又一次灼伤了马桑，马桑闭着眼睛伏在窗前，他的手无力地伸过去抓住瞎眼老人的衣角。“是高佬的儿子吗？你又回来了。”

“是的。是高佬的儿子。我一直向前走，走着走着又回来了。”“都这样。英雄无数，而水

水神诞生1.txt301

神只有一个，你要找到高佬就不会回来了。你要是找到了水就不会回来了。”“告诉我，我怎样才能见到水？我在路上走了十天十夜，可是走着走着又回来了。告诉我，我错在哪里？”“你是赤虎，你是怎么逃避了草垛大火？你的兄弟们已经去了，他们有火，他们跟上了父亲的队伍。你的火呢？你的火在哪里？”马桑浑身一震，突然就明白了小酒馆盖在三岔路口象征了一盏灯。马桑被照射得炙热难耐。他把身上的衣物一点一点往下脱，最后他只佩着一块花护腰坐在小酒馆里喝酒。瞎眼老人和马桑对饮了三盅，用目光和腹语交流了各自关于火的观念。偶尔望窗外，只见九月之夜浑然笼罩61号公路。干枯的刺槐静止不动，三只鸟两只鸟造访了夜色中的路面。马桑看见一只鸟栖在枯枝上，他突然无声地微笑了，嘬起嘴唇模仿了那只鸟的啼叫。马桑焚火而死是在第二天凌晨。

马桑点燃了村口的大草垛，他盘腿高踞其上。马桑的铜水瓢扔在草垛下面，里面盛着喝剩的半瓢水。马桑坐在火堆里燃烧到天蒙蒙亮鸡啼三遍时，远远的有三个女人爬上山梁，去高佬井汲水。马桑身处蓝色火焰中看见漫漫大水在世界之上永恒地流动，漫漫大水也开始在他体内永恒地流动。马桑相信他接近了高佬，并且成了新的水神。

马桑其实不是磨盘庄人。马桑其实是个过路的草原盐商。就这么回事。